

MISSION TO
MALASPIGA

神秘使命

译林文库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林文库

神秘使命

(原书名:《去马拉斯皮加的使命》)

〔英国〕 艾薇琳·安东尼

张荪桓 张荪玮 张 雁 译

姚 琮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Evelyn Anthony

MISSION TO MALASPIGA

根据美国印玺(SIGNET)出版公司1977年第二版译出

神秘使命

[英]艾薇琳·安东尼

张荪桓 张荪玮 张 雁译

姚 琮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3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00,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000 册

书号: 10100·836 定价: 1.30 元

已经是第五天的清晨了，可是仍然没有回信。没有一点消息。凯萨琳早早地就醒了。自从她来到此地后，昨夜第一次睡得这样香甜，以至没有马上认出周围的环境来。

窗外是一片陌生景色——杜什干式的红色屋顶和灼热的湛蓝色天空。她这是在佛罗伦萨，下榻在一家旅馆的睡房里。她起身冲了一个淋浴，穿好了衣服。女侍送来了早饭，咖啡是上等的，但是她什么也没吃。九点钟了。时候到了，又该下楼去服务台询问那个已经问过多次的问题了。

服务员抬起头望望她，脸上泛起了微笑，紧跟着又摇了摇头。

“早安，狄克斯特小姐。很遗憾，什么也没来。”标着她房间号码的信件格子仍然空空如也。服务员一定认为她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来信，从他那充满同情的目光中看得出来。这个服务员，象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对待妇女的态度十分和蔼。自从她初次到旅馆登记时，服务员看见她护照上的中间名以来，便对她表现出特殊的兴趣。甚至经理本人在餐厅里遇见她时，也走上前来问一问她住得是否舒适，并且还说如果她需要什么，可以直接告诉他。这样就使她受到和旅馆里其他外国客人不同的礼遇。这也使她带着不安的心

情领悟到，尽管她有着美国国籍，而佛罗伦萨人却把她看成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了。

“我要出去一下，”凯萨琳·狄克斯特对服务员说，“今天下午可能回来晚一些。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请给留下电话号码。”

“那没问题，”服务员答应着。那天早晨，凯萨琳显得格外漂亮。这位服务员和他的意大利同胞们一样，特别喜欢金发碧眼的女郎。凯萨琳的头发恰恰是漂亮的金黄色，但出人意外的是，却有着一双棕色的眼睛。这种配合真是特别，服务员感到很遗憾。他还是比较喜欢蓝色眼睛的金发姑娘。凯萨琳今天看来有些焦急和不安。虽然这几天她买了不少导游册子，还花了很多时间闲逛，但这骗不过服务员的眼睛。尽管她装得多么煞有介事，她绝不是一般的旅游者。她一直在等着一封信或者一个电话。不管来信或打电话来的人是谁，这个人实在太不近情理了。

“小姐，不要着急，”他说，“如果有人来电话，我一定给你留个信儿。”

时间虽然刚到五月初，但佛罗伦萨却由于过早来临的热浪而失去了活力。凯萨琳于一周前抵达此地，在从纽约经罗马的令人疲惫不堪的飞行之后，在比萨机场降落。热心的出租汽车司机为了能使她能看到伟大的十二世纪的主教座堂的雄伟景象和比萨斜塔的现状，特意绕道经圣者广场行驶，但她由于过度疲劳竟然无法领会司机的好意。她也曾凭窗外望，但旅途的劳顿和由于悲伤和忿怒造成的精神上的深重痛苦，使得她茫然若失，顾不上注意和领略窗外一掠而过的古老世界遗留下来的奇观。汽车在通往佛罗伦萨的高速公路上长时间

地疾驰，而她却一直昏沉地打瞌睡，直到车子在位于新圣玛利亚广场上的，由一座十六世纪时代的别墅改装成的现代化旅馆外边停下来时，她方才带着一种惊慌的感觉醒来，发觉自己已经进入了城市。这是七天以前的事情了。但仿佛象她整个生命一样地漫长。她信步走向佛赛街，站在那里犹豫不前。佛罗伦萨本地人和旅游者的人群熙熙攘攘地从她身旁走过，人们都各有自己的确定目标。而她呢，却踌躇不决，象是人海中的一个孤岛。没有回信。没有电话。自从她投书问路以来，已经五天了，但一直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并没有外出。在她抵达佛罗伦萨的当天，曾给公爵府邸挂了个电话，在得知公爵全家都在城里时，便把电话挂上了。恐怕他们永远不会给她回信了吧！

她本来可以通过电话联系的。打电话可能是最简便的办法，但她决定还是以写信为好。这是一个最好的借口来掩盖她的怯懦。一封信就象是一根竹竿，可以远远地去触动一个可怕东西。她还记得从童年时代就听说过的一句古老格言：和魔鬼撒旦一起喝汤需要使用长把的调羹……。也许明天就会得到回音吧。她步入拥挤的人流并转身朝着佛赛街远远的尽头走去，在那里宽阔的阿诺河把佛罗伦萨城截成两半。这是她从来没有走过的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她在一家古玩铺前停了下来，铺子里摆着各种珍奇古物，那种朴素和雅致的陈设吸引了她。她和这里的气氛比较适应了，觉得不那么生疏，不那么晕头转向了。有时候她被这座城市完全迷住了，被这座美丽的城市和佛罗伦萨人的魅力所吸引，忘却了她来到此地的原因。佛罗伦萨人是精力旺盛的人民，意大利南部人民那种由于饱尝穷困、土地贫瘠和气候酷热的苦头而形成

的懒散冷漠，在他们身上是没有丝毫痕迹的。这里的人精明、有雄心壮志、十分看重钱财、热衷于经营生意。他们发明了银行，这也许是对文明世界所做的许多贡献当中最微小的一个吧。凯萨琳在一个陈列着丝带和印花亚麻布的商店旁停住脚步，看了一下反射在玻璃窗上自己的身影。她一看就知道是个美国人，穿了一件浅色的亚麻布连衣裙，身材苗条而匀称。她三十一岁，还没有结婚，而且毫无牵挂。她开始向阿诺河走去，转过隆加诺路往下走就到了当天早晨她要去的方——蓓蒂宫。在出来以前她看了旅游指南。如果还有一天无谓的等待的话，她总算有事可做了。她已经参观了伟大的主教座堂，那有着不可思议的青铜大门的基督教浸礼会礼拜堂。美丽的和珍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要不是她有任务在身，这实在是愉快享乐的大好机会。前一天，她曾沿着阿诺河畔的马路隆加诺路漫步而行，在马路右侧她突然看见星条旗迎风飘展，就象在陌生的人群中有人用手绢向她打招呼一样。这是美国领事馆，有着华丽的门脸、镀金的熟铁大门，还有那大门里面使她怀念家乡的亲切之感。那里有美国人的面孔和声音。那天早晨她循着相反的方向朝着维奇奥桥，那中世纪幸存到现在的遗迹走去。她从桥上走过到右边去。造在桥上的密集的房子五颜六色，看上去就好象小孩子用色彩鲜艳的砖石搭成的。

桥上面有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路，只准步行通过，道路两侧珠宝店和银器店鳞次栉比。这里是佛罗伦萨古代的艺术中心，专为妇女和有钱人家制作漂亮的装饰品。从桥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到处闪烁着珠光宝气，从信誉卓著的珠宝商的高价宝石到专门赚取贪婪旅游者钱财的小铺子里的成色不纯的廉价金

首饰。凯萨琳走了过去，没有受到诱惑。自从她到达佛罗伦萨以来，还没买过任何东西。在这种环境下，简直不可思议。她走到阿诺河的彼岸，就向右转，循路朝蓓蒂宫广场走去。她曾经用两天时间去探索乌菲齐画廊里的巨大珍藏馆，初看时看不太懂，但逐渐被所看到的東西吸引住了。四十二道画廊里陈列着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名画，好多房间里摆满了雕塑、陶瓷、珠宝首饰和奇珍。这里所珍藏的天才艺术家的作品，多年来都是佛罗伦萨历代统治者美狄奇的宝贵财富，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后代子孙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难能可贵的见解，认为自己已濒临于末代王朝，便把所有珍品宝物永远馈赠给了佛罗伦萨的公民。

蓓蒂宫建筑在一面陡削斜坡的顶端。凯萨琳加入了旅游者的人流行列，顺着广场的鹅卵石路面向上走去。也许是景色优美和旅游者的兴趣对她的感染，她的游兴倍增，玩得津津有味。蓓蒂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雄伟建筑，在规模宏大、色彩斑驳的建筑物犹如星罗棋布的佛罗伦萨城中，它巍然而立，显得格外庄严壮丽，独具一格。

凯萨琳买了一张门票，开始攀登那非常宽大的台阶。就在一楼画廊，在观赏名画以前，她在一个窗口前停了下来。蓓蒂宫为一代美狄奇国王的妻子托里多的艾丽娜所兴建，她还修建了那著名的波波里花园，花园就展现在窗口的下面。

在阳光普照下，到处人群云集。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学生，他们懒洋洋地斜倚在圆形露天剧场的台阶上。这座剧场是模仿罗马竞技场建造的，但没有做罗马竞技场那样罪恶的用场。戏剧和歌剧的演出是在蓓蒂宫外的背阴处。当年曾经为佛罗伦萨贵族高踞席位的台阶，今天蹲满了二十世纪的儿

童。他们有的吸着冰淇淋，有的阅读书报，有的成群结伙在天南海北地闲聊。凯萨琳正观看着，忽然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原来有二十多个学生看到了另外一群伙伴。她忽然觉得意大利青年有一种欢快的气质，这在英美青年身上是没有的。这样的比较没什么意思，她尽量不做比较。但是意大利青年具有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一种天生的雅兴，这绝非任何药物和神秘的宗教所能引起的。他们风华正茂，而这个世界又是阳光和煦、美酒价廉的好地方啊。这时有一群中年的德国人在一个导游的带领下在距凯萨琳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导游向他们讲解挂在面前的阿罗瑞所画的“捧着霍罗芬斯人头的朱娣思”这幅画的历史。凯萨琳在大学里学过德语。她能听懂导游所讲的每件事，还注意到他那带有意大利口音的不确切之处。德语不是一种容易学的语言，不象意大利语。她学意大利语就象自己的语言一样，很容易就学会讲话了。在大学里她曾经主修文艺复兴文学，她父亲认为这是一门莫名其妙的科目，他看不出它在百货公司业务上能给她什么帮助，而百货公司却是他们家赖以赚钱的所在。他也看不出这个科目在为她谋求一门体面的合乎常情的好亲事方面能有什么帮助。她的父亲曾经担心女儿可能变成一个知识分子。她父亲在儿女们身上一直是运气不佳。他和他妻子都是普通的慈爱的父母、认真负责的公民，象他们这类家庭要是遭到什么一般的乱子，他们都有准备应付裕如。但他们无法理解在自己的儿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凯萨琳随着德国人后面向前走去。她有时听听他们讲话，有时在触动她想象力和引起她好奇心的东西面前停一下，一直到这群德国人走到另一个画廊。她发现自己独个儿站在一

幅巨大的肖像画前面。往常，儿童画像对她没有吸引力。因为这些画往往坏在艺术家作画的意图是为了取悦于人，其效果总是乏味和不真实的。这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男孩，有真人一样的大小；苍白的脸，饱满的嘴唇，没有一丝笑容，一双大眼睛。他穿着一身十六世纪初期的服装，颜色深红，绣着金线，头戴饰有鸵鸟羽毛的天鹅绒的帽子，别着一支巨大的宝石别针，身旁佩有一把精致的宝剑，用一只手握着剑柄，脚下俯卧着一条猎犬。这幅画的基调是红色。做为人物背景衬托的也是一幅深红色的帷幕。

她所看到过的最傲慢的面孔莫过于此了。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男孩竟然表现出如此冷酷无情和狂妄自大，是令人厌恶的。在这幅画的下面有一块小说明牌，上面写道：

阿尔弗莱德，马拉斯皮加亲王，九岁，1512年，

画家的名字是阿·维他利·马拉斯皮加公爵。

爱尔耐斯多1921年献给蓓蒂宫。

凯萨琳伫立在这幅画前，有个过路人擦肩而过，向她表示了歉意。马拉斯皮加。面对这个名字她感到震惊。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过是个名字，她从来没有想到它可能确实存在。甚至现在，当她孤身一人在他们的城市——佛罗伦萨独处的時候，对这个名字她也没有赋予它以真情实感。马拉斯皮加这个名字是一个威胁。但在她自己的护照上，马拉斯皮加是她的中间名。也就是这个原因，当她在新的英格兰举行过她兄弟葬仪后离开公墓的时候，象本·哈泼和福兰克·卡尔本特这样的人闯入了她的生活。

那是她记忆中最美好的春天里的一天，新的英格兰的四月是迷人的月份，空气清新，万里无云。而且那一天清晨阳

光似乎格外明媚，树叶和黄水仙花的色彩分外晶莹洁净。在电影里举行葬礼时往往赶上下雨，送葬者们打着被雨淋得湿漉漉的闪闪发光的雨伞，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坟场，雨象眼泪一样地落个不停。可是，她弟弟彼得·詹姆斯·马拉斯皮加·狄克斯特所遗留下的一切，不过是他的放在一个十八英寸高的金属骨灰盒里的骨灰，由牧师放进地下深约二英尺的洞穴中。

这使得凯萨琳想起了为一只心爱的狗所做的坟墓。当她弟弟在生病休养期间，有一次曾经深恶痛绝地谈及天主教的葬仪。

她曾经答应弟弟要求火葬的愿望，并且选择了新英格兰，因为至少这是彼得有过愉快记忆的地方。只有两个人参加了弟弟的葬仪，一个是最后完成他遗嘱手续的家庭律师，另外一个就是她自己。弟弟身后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东西。凯萨琳聆听了葬仪的结束语，但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堪以告慰的言词。牧师走过来和她握手，嘴里咕哝着表示慰问。凯萨琳什么也没听进去，但还是对他表示了谢意。在新挖开的地皮边上，孤零零地放着一个用春天的花朵扎就的花圈，上面有她写的挽词。

弟弟在世界上生活了最后七年以后，离开了尘世。除了她以外，没有任何人感到关注和悲恸。他死的时候年方二十七岁。凯萨琳手里握着一块手帕，但感到欲哭无泪，就把手帕收了起来，缓缓地向公墓大门走去。

有两个人一直在观看葬礼。他们在入口处等着，当凯萨琳出来时，其中一个从栏杆边走了过来。

“狄克斯特小姐吗？”这个人脱下帽子，头顶开始有一点变

秃，有着一双严肃的棕色眼睛。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他却令人感到并不生疏。

“是的，”她说。

“我姓哈泼。本·哈泼。这位是福兰克·卡尔本特。我们向你表示慰问。”

“你们想要干什么？”她说。他们好象更加靠近了她。叫哈泼的那个人出示了身分证，她明白了他们的来意。

“很抱歉，”她说。“我把情况都向警察讲过了。没有更多可以奉告二位的了。”但他没有走开。他的声音很柔和，出她意料之外地彬彬有礼。

“我们很想和你谈谈，”他说。“很愿意请你一起喝杯咖啡或其他饮料，就占你一会儿时间。”

她看了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第二个人个子更高一些，也比较年轻，但他同样也有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和警觉的眼睛。干他们这一行的人是不能期望还有什么怜悯之情的。突然她感到非常乏力，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这类事在以前是屡见不鲜的，问问题，完全无济于事地回答问题。

“好吧，”她说。“街那头有一个路旁餐厅。咱们就在那儿见吧。”她坐上自己的车子先开走了。在餐厅里，他们选定了—一个靠近窗口的桌子。她觉察到自己对着光，而他俩却背光坐着。这是一个舒适的小咖啡馆，杉木摆设，黄铜配件，铺着带方格子的台布。福兰克·卡尔本特要了咖啡。

“为了调查这个案件，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核对工作，”本·哈泼说。

“我不懂干吗这样，”凯萨琳慢条斯理地说。“它和所有其他案件简直完全相同，其结果情况也没什么两样。”

“这件案子特殊得很。”福兰克·卡尔本特说。这时她看见另外那位年岁较大的人用一只手扯了扯他的袖子，不让他说下去。

“你照顾了你弟弟七年，”哈泼说，“恐怕很少有人能坚持如此之久，你一定非常喜欢他吧。”

她看也不愿意看他们一眼。对于象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她弟弟只不过是另一种典型材料罢了。“真没想到事情会落得如此下场。我原来以为，在有人照顾他，予以药物治疗的情况下……。”

“那你一定伤心得不得了，”福兰克·卡尔本特说，一面搅动着咖啡。本·哈泼打量着她。

“全都白搭，对不对？”他平静地说。“我们输了。我在麻醉品总署干了二十年。亲眼看到数以千计的人就这样死于非命。”

“他想办法治疗过，”凯萨琳说，“真的，他是想办法治过。但是毫无希望。诊所啦，精神病专家啦，任什么都试过了。他死后身无分文，在人世间也没有一个朋友。”

“除了你。”本·哈泼说。“刚才我给你看身分证，狄克斯特小姐，我就看到了你的神情。你准以为又来了一个警察想了解从哪儿买到毒品的了。可是我们对情况了如指掌。我们甚至知道供给你弟弟毒品的那个毒品贩子是谁。但是我们对他不感兴趣，对千百个象他那样的低级毒品经销商也不感兴趣。区区流氓骗子和那些为了使自己源源不断获得毒品而不得不推销毒品的瘾君子——他们都不是我们追查的对象。”

“我们要找的是高级的罪魁祸首。”狄克斯特小姐。“要找那些百万富翁，他们拥有快艇把海格因运到海外，再出售给象

你弟弟这样的人。断送你弟弟性命的不仅是吸毒，而是有组织的罪行。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谋财害命的骗局。你知道，在纽约一公斤海洛因的市价是多少钱吗？五十万美金啊！我们要找的就是那些把这笔巨款纳入私囊的家伙。我们今天来这里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相信你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抓住这些罪犯。”事情就是这样开始了。

凯萨琳转身离开了马拉斯皮加王子的肖像。她觉得甚至在蓓蒂宫这样高敞宽阔的房间里，仿佛也产生了一种有如幽闭在密室中的恐怖之感。她想要往外走，可是被喧嚣的人群簇拥着一直向前。她只得回过身，逆着人流从门道旁的人群中用力挤了出来。在楼梯顶端她开始匆匆走下去。外边就是花园、阳光，一切如常。她虽然不愿承认，这幅邪恶得惊人的肖像画仿佛包含着什么东西使她想要逃开。走到外面，在灿烂的阳光下的阳光下，她停了下来，心神不定，气喘吁吁。她究竟想要逃避开什么呢——逃开有关她弟弟葬礼的回忆呢？还是想逃开什么东西，那东西勾起她的心思，使她想起自己当时在悲伤和忿怒促使下所应承下来的任务呢？凯萨琳自己也不知道。她循路朝圆形露天剧场走去，在阶梯上找到了一个空位子。从一开始，福兰克·卡尔本特就反对选她执行这次任务。但是，本·哈泼却指派卡尔本特做她的教练。这是一项紧急速成的课程，卡尔本特就是这样对她说的。在她来佛罗伦萨之前，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紧张训练。这在当时，看来自然容易得很。她弟弟不幸夭折，在她感到一片空虚的时候，这项任务派了出来。他们入墓地上会面后的一周，也就是在她和本·哈泼最后一次谈话时，她同意接受了这个任务。

如果你们问的是实情——如果这些人确是首恶分子，那

就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义不容辞地应该到那里去。我欠着彼得弟弟的情分。”

哈泼端详着她说：“你的性格恐怕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加象意大利人。”

她收拾好她在格林威治村的房间。如果她的境遇正常的话，这本不是她应选择的一个住宅区。在她弟弟的情况转入慢性化以前，她住在麦狄逊大街和派克大街之间东六十七街一所豪华住宅的楼上，那是她姑母的房产。她在一个有声誉的出版社工作。她的弟弟为了取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而到哈佛商学院就读。他们全家计划一同到英国南安普敦去度夏季周末。生活仿佛从来不曾比这时更为美满了。她热爱她的工作，在大学里发生过的一件浪漫史也已烟消云散。她感到自由自在，对未来充满激情。但是在三个月之内，她发现她最喜爱和仰慕的弟弟竟然是一个海洛因吸食者。最初，并不十分明显。后来她才学会辨认出某些迹象。但开头她弟弟那样子好象只不过是步入人生旅途的一个新阶段。正象她父亲认为的，孩子已经成人了。这个儿子确实从来没有使父母有任何值得担心的原因。他是一名优秀运动员，有足够的学识，丝毫没有那种不切实际的自命不凡感，而这一点是家里人曾对凯萨琳深为担心的。她弟弟漂亮、和蔼可亲、深得每个人的欢心。只有与他密切接近的凯萨琳细心觉察到，在弟弟身上某些根本的东西发生了变化。他过去一直责任心很强，思想活跃，广于交游。这时，他变得精神不振，对一切漠不关心，能够一连睡上几个小时，或者长时间心不在焉地坐着，聆听立体声音乐。他逐渐和朋友们停止交往，尔后没有得到学位就离开了哈佛。这种并没有脱离家庭而逐步发展到堕落下去

的现象，在他们大家眼皮底下发生，连凯萨琳竟然也无从知道究竟原因何在。

此后就在有一天晚上，她弟弟来到六十七街的家里。在午夜两点钟他把凯萨琳从睡梦中唤醒。他坐在她床边把事情真相告诉了她。事情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最后一年时开始的。有人有一些“马”——最初她不懂得吸毒者所用这句行话的意思。不外乎毒品、麻醉剂、海洛因一类的玩意儿。开头他和他的同学们一样抽大麻叶。但这种东西没有太大的劲儿，那天晚上好象再吸食一些更强烈的东西方才有趣。最初是用鼻子吸可卡因——但那也劲头不够，一种要求更强烈刺激的冲动驱使他吸上了海洛因。凯萨琳把弟弟抱在怀里，这时他边哭边颤抖着告诉她，他曾经努力戒掉这种嗜好，但是不行。不行……他们的父母不理解的正是这一点。不理解不行这个字眼。

他外出求医，试过精神疗法、小组疗法。凯萨琳辞去工作陪他做长途旅行，但是都无济于事。他还是非吸食海洛因不可。他们的母亲因心脏病故去了，从此以后，家庭把他拒之于门外。凯萨琳永远不能原谅她的父亲，他抛弃了自己的儿子。

她同弟弟一起生活了七年，为他奋斗了七年。但是终于由希望变成绝望，眼看着她所熟悉的人儿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变成了一个说谎的人，一个在她刚一转身就能偷她东西的贼，一个只有和其他瘾君子在一起才感到心神舒畅的废物。如果不是她赡养他，她晓得他会沦落到与那批吸毒者反过来又是毒品贩子的人为伍。从那时候起，距离新英格兰公墓——那块放着骨灰盒的二英尺见方的墓地，尚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凯萨琳离开了圆形露天剧场，开始攀登那极陡的台阶向波波里公园的顶端走去。她看了一下表，已经快十二点钟了。而下午一点到四点是停止参观时间。她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只觉得天气燥热，疲倦不堪。

她曾经去过曼哈顿大街上的麻醉品总署，在那里，弗兰克·卡尔本特会见了她。这次是她弟弟葬仪后她第二次和他见面。他一直态度冷漠，情绪烦躁。那天早晨虽然是初次会晤，他也没能做到不使她难堪。“如果你以为打入象马拉斯皮加这样的组织是轻而易举的话，那你最好马上请出，另谋个福利救济工作去干吧。这项任务一准是非常棘手的，狄克斯特小姐。有一个外祖母是马拉斯皮加家族的一员，或许是块强大的敲门砖。除此以外，你可要单枪匹马地去闯了。”

马拉斯皮加。在她父母的会客室里有一个陈列瓷器的柜橱。她母亲所收集的意大利陶器全都保存在里面。其中有刻着冠形纹饰的盒子和罐子，两幅金框的袖珍画像，其中一幅画像镶嵌着珍珠，背后盘着一绺黑头发，一个项链小金盒。在一只盒子的盖子上有一个缀有金刚钻的冠状头饰。在她毕业的时候，母亲给了她一枚戒指。戒指原是属于她的外祖母的，上面镶着一块天青石，凹刻着和陶器上完全一样的冠形纹章，有一圈桂花花环位于上部，从花环中心出来一枚谷穗，顶端呈尖形。这个家族纹章并没有多少罗曼蒂克气息，反而有几分邪恶的味道。她不喜欢这枚小小的戒指，从来也没有戴过它。还记得从前曾因为母亲提及这门意大利贵戚使她大为恼火。她的母亲是个矮小的、精力充沛的妇女，对丈夫忠贞不渝，而且是本地区居民群众中的一名活跃分子。凯萨琳爱她的母亲，但对她这样的趋炎附势深以为憾。她心目中的外祖